

# 大西北 文化苦旅

路生◎著

触摸西部历史，撩开西部神秘面纱  
展现西部人文画卷，体察西部民生疾苦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崇文书局



# 大西北 文化苦旅

路生◎著

触摸西部历史，撩开西部神秘面纱  
展现西部人文画卷，体察西部民生疾苦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崇文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西北文化苦旅 / 路生著. —武汉 : 崇文书局, 2011. 8

ISBN 978-7-5403-2055-3

I. ①大… II. ①路…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64195 号

---

## 大西北文化苦旅

责任编辑: 郇淑波

出 版: 崇文书局

地 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B 座

邮 编: 430070

发 行: 崇文书局(027-87679712)

印 刷: 武汉中科兴业印务有限公司(电话: 027-87863005)

开 本: 720×1000mm 1/16

字 数: 450 千字

印 张: 20.5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从来没有人能真正认识过一条河流。而谁,又会真正认识这片土地?

不止一次地问自己:大西北是什么?在这个很难回答的问题里,我看见这些年来我留在这片土地上的那些脚印,密密麻麻,说不清,也数不完。然而,它们却像根一样牢牢地生长在我的心里。

窗外是一地亮丽的阳光。忽然觉得,每一束阳光都是一粒鲜活的种子,生生不息。从离开部队到现在,已有整整十年了。十年里,我一直在用心感悟着这片土地。我爱这土地,无数次,我想将这片神奇而厚重的土地揽入怀中;但是,我不能。在这种近于绝望的无能里,我猛然发现:西北,这片广袤的土地,是一片海,一片漫无边际的由黄土和沙石组成的大海;而我,不过是一滴水,如尘埃一样的一滴水,在它的怀里,我不过是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和不断游移的理由。

于是,我和它之间的定位,就这么清晰而明了地确立下来:我不过是它的一个孩子。而当我将这一切用文字记录下来时,我才明白,所有的故事都不过是一个简单的开始。所幸的是,毕竟已经有了这种开始;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能比这种开始更重要的呢?

从2002年到2009年,我一直利用工作之余穿行在西北这片土地上,来去不定。在这个过程中,我的角色始终不是一个游人,而是一个记者,一直在苦苦地行走与记录中寻求一种表达。我知道,深入灵魂的表达即是一个民族、一片土地、一群人最需要的表达,是睿智而又深刻的,并非一个浮躁或封闭的人所能够轻易学会的。这是记者的使命与担当。

然而,当我在某一天发现眼睛其实并非完全是用来看世界时,就忽然想到了行走中的那些与泪水相伴的日子——看世界并且会流泪的眼睛,其实是连接着心底的两条河,它们以柔软的姿态在我身体的上半部构成了另外一种



心灵支架,并以稳定三角的形式支撑起了我的全部。

这时,我忽然明白了所谓记者不过是一个名称而已,重要的是我的眼睛,我的心灵。就这样,在泪水如同星宿陨落时划出的大西北流沙般的声响里,一个别有洞天的词涌现出来——悲天悯人。

记得,在宁夏西海固结束采访时,鞋子开裂了,我把它放在路中间,然后向它鞠了个躬。记得,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里艰难行走时,在对想家的石油工人采访时,自己竟先哭了起来。更记得,在民勤采访时,一位老奶奶每天都用沙子将饭碗“洗”得明亮,头上掉落的苍苍白发也被她一根根地收集起来,为的是以后卖掉换取一点点日用品……

留下的是脚印,收获的是故事。我所有的心灵和情感,都在诠释着两个词——土地、人们。地是西北的地,人是西北的人。于是这两者,构成了我们的大西北,没有什么可以取代。

宁夏,甘肃,新疆,青海,我一一展开旅行记述。但这种版块式的区分形式,并不能充分而完整地表达我内心的情感。于是,我写了一条由宁夏固原至甘肃靖远一带,再到河西走廊、新疆吐鲁番,再去南北疆的主线,这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一段,我想通过这条线把西北串联起来。我在此中更多地关注了汉唐与西部少数民族的关系,我试图通过中原王朝与匈奴、突厥等展开的战争来说明一些问题,却又不小心听到了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就像花开花落的声音带着靓丽的芬芳和深情的挽歌,让我在美妙的享受里同时感悟到悲凉的怀念。

宁夏的故事是从鲜卑后裔开始的,我想找到一段河流的血脉,却又被扑面而来的残陶碎片撞击得伤痕累累。在黑山峡、大柳树,以及黄河流出的青铜品格之后,在富饶吉祥的平原上,有一个名字——灵武。武者,何以为灵?在挑灯看剑时,又见水洞沟远古人类相互赠送着朴素的爱情礼物,及那些千年前的士兵向着家乡的姿势,刀光剑影的故事温馨了我的旅途。随后,我艰难地触摸到了西海固,在少有雨露滋润的土地里,我看到了不可一世的秦始皇及其后人修筑的长城。历史悄无声息,但诗人却把这一切都歌唱出来。西夏,是一个不能回避的话题,在泪眼蒙眬中,我看见一座座被偷走了心脏的佛塔……

甘肃,分明被我简化了。在女真完颜人隐姓埋名的800年守陵史里,我分明嗅到了陇中的羊肉带着战火的味道,而我又不得不去听那传说中的“呜哇”声。在弥漫于这片土地上的哭声中,状元、长征、饥饿,以及那些即将消失的记忆……所有的这一切,都让我在女娲的故乡秦安,找到了自己为什么是黄皮肤的一个理由。步入兰州,我又深深沉浸到一种叫“土匪文化”的背后,

与这座城市一起体验传统的中国年，泥土的情结让我知道了什么是“天涯望哭”里的醋坛和元宝。声声太平鼓里，我专门写了一个苦难的村子，十奶，躲避旱荒，小学，许老师，张英花，煤窑，陈玉治……这些，都成了我一生的牵挂！

新疆，故城、沙漠和边防。这里有曾经美丽的罗布淖尔，有高贵坚韧的塔里木河，更有奋战在沙漠里的石油工人。爱情的风像流沙一样掠过大漠和绿洲，一座座故城，就那么消失在流沙的心头。没有什么比沙漠更洁净。而在沙漠之外的亚洲大陆地理中心却生存着一群又一群、少有人关注的唱着《达坂城的姑娘》的采棉人，他们都是我的兄弟，也都是新疆的风景。在边疆，野马与战士，倾注了我诸多的笔墨。我知道一部戍边史的背后，总是停泊着无数的辛酸。于是，面对将军戈壁，我一次次泪流不止！不是因为我曾是一个军人。但这并不是新疆的全部。在酒香飘过，我站在河流相交的智慧上，把千年的高昌硬是读成了武威城、长安城的“小弟弟”。兄弟间的打打杀杀有什么呢？

青海，西藏，我选择的是一条路——由西宁至拉萨。在路上，我串联起一个有关母亲的故事。高原严寒，故事温暖。我所有的经历也都在这个母亲的怀抱里！我想家，我行走，我热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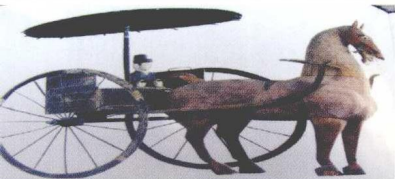
我喜欢聆听心脏之外的脉搏跳动声。陕西，这个古老的地方，曾经几度成为中国的核心；而同时，它也是西北的核心。虽然我在书中没有直接涉及，但西北的山山水水无一不是西安的枝枝脉脉。我想，如果有一天，我能像血液一样由脉搏回流至心脏，那我一定会说——天倾西北，西北代表着的不只是一种高度，更是一种深度和广度。

于是，我真诚地邀请那些已经相识和即将认识的朋友来到西北，哪怕仅仅是出于简单的游玩。西北的阳光很灿烂，西北的历史底蕴很深厚，西北的明天必将大繁荣、大发展。因为，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有着最辉煌的文化与最伟大的人民！

作 者



## CONTENTS | 目录 |



宁夏以西：民族、战争和生态话题·····	1
回中道：汉武帝与那条比丝绸之路还早的路·····	2
河西：历史上的农民军团与汉匈之争·····	5
民勤：屯兵移民与当下的生态问题·····	8
西域：张骞与西王母的传说·····	12
匈奴：远逝的民族与牧羊的苏武·····	14
铁门关：凄美的爱情传说与土尔扈特东归·····	17
巴音布鲁克：美丽的草原与曾经的战争·····	21



行走宁夏：寻找一段河流里的血脉·····	25
南长滩：拓姓人——西秦鲜卑人的后裔·····	26
翠柳沟：探寻鲜卑人后裔的途中·····	29
大柳树：一个将成为记忆中的故乡的地方·····	32
黑山峡：有关土匪的故事·····	35
中宁：像红玛瑙一样美好的生活·····	38
鸣沙塔：历史变迁的忠实见证者·····	41
清水河：黄河的一条弱小的支流·····	43
长山头：渡槽附近的吊庄移民·····	46
青铜峡：峡、坝、塔，黄河的一道风景·····	48
陈袁滩：唐滩人的幸福生活·····	51
涝河桥：回族人走天下的一个缩影·····	53
吴忠：一方人美丽的北国水城梦·····	56
金积：积金的炉渣，飘香的黄酒·····	58
灵武：雪耻酬百王，除凶报千古·····	61
南磁湾：灵武恐龙化石遗址·····	64
磁窑堡：西夏瓷窑遗址·····	67
水洞沟：旧石器时代的原始人生活遗址·····	70
红山堡：庞大的地下藏兵洞·····	73
月牙湖：吊庄百姓的幸福生活·····	76
兵沟汉墓：士兵面朝家乡的方向·····	78
石嘴山：不小心就会碰到各地方言·····	80
二道坎：黄河在这里告别宁夏·····	82
三关口长城：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的分界线·····	84





行走陇中：陇中之苦甲天下 .....	175
靖远：羊肉里的战火味道与“小兰州”之誉 .....	176
唐庄移民区：要走的路就在脚下 .....	178
烟洞沟：望河喊渴的村民的生活与教育 .....	182
屈家庄：依然古朴的村居生活 .....	185
会宁：状元之乡的教育 .....	187
通渭：杨显惠与定西孤儿院 .....	194
《通渭县志》：1958—1960年间的一些数据 .....	197
大地湾：曾经是水草丰美的地方 .....	199
秦安陇城：街亭与女娲故里 .....	202



游走兰州：体验中国味儿最浓的年 .....	205
移民城市：金城与邛家庄大榆树 .....	206
兰州的年：腊八饭与腊八火 .....	207
年关的酒：西北人的豪爽 .....	208
牛肉拉面：食文化是生活的最高标准 .....	210
兰州城隍庙：主宰一座城池的民间历史 .....	211
都市里的泥土情结：平沙落雁与兰州瓜果 .....	213
兰州习俗：大年三十到正月初一 .....	215
兰州风景：年关享乐之余的外出旅游 .....	217
兰州习俗：社火与太平鼓 .....	219
东枪西棍：少林棍法缘起于西北牧羊人 .....	221



西部生存：一个贫困村庄的真实故事 .....	225
蔡家塬上：十奶和一个村庄的变迁史 .....	226
尧庄小学：困境中的艰难生存 .....	228
尧庄父母：希望与苦痛并存 .....	230



塔克拉玛干：不再是“死亡之海” .....	233
罗布淖尔：古罗布泊人的后代 .....	234
轮南：渴望能引来昆仑山上的雪水 .....	237
塔河油田：甘肃籍石油工人的故事 .....	240
塔里木河：远古的辉煌与今世的干涸 .....	243
塔中油田：石油女工的故事 .....	2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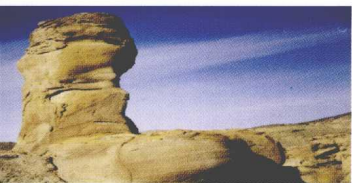


新疆之行：达坂城，亚心，采棉人……………251

达坂城：一首歌让它永远成名……………252

亚心：包家槽子村的一些事……………255

昌吉：张浩勇，李飞，采棉人……………257



吉木萨尔：北庭，野马，战士……………263

北庭故城：唐北庭大都护府所在地……………264

将军戈壁：野马，边防战士……………267

边疆：戍边战士的身影……………272

三个泉：为一只狗树碑立传……………275



人文吐鲁番：交河，高昌，火焰山……………279

吐鲁番市郊：艾克拜尔和他的家……………280

交河故城：车师人的国都……………282

火焰山：《西游记》、岑参、火焰山人家……………286

高昌故城：麹文泰与高昌王国……………289

阿斯塔娜古墓群：高昌人最后的家……………292



与青藏线同行：寻找丢失在旅途上的那个梦……………295

喇家遗址：母亲的形象温暖高原……………296

青海湖：远嫁的公主在这里哭过……………298

柴达木：路边的风能把人吹走……………300

格尔木：属于军人的一首壮歌……………302

可可西里：藏羚羊与藏羚羊保护站……………305

唐古拉山：想起了一个叫建荣的老兵……………308

安多：在夜色中离去……………309

那曲：盛情的美酒难却……………311

那诺岗：美丽的藏族女孩卓玛……………3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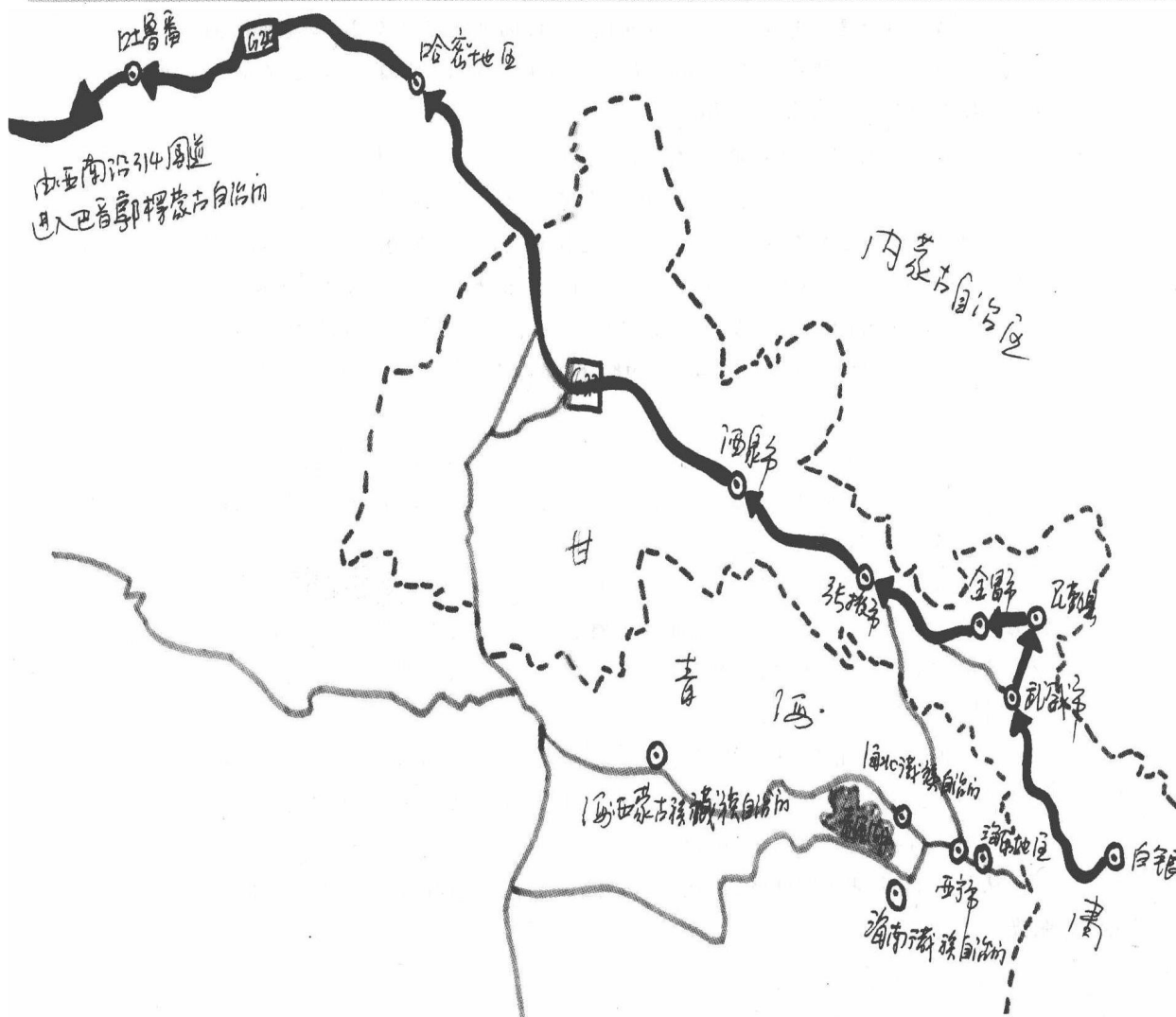
拉萨：3700多米的高度与高原玛尼石……………318

女儿路歌百岁——代后记……………321

我们的文化从来都是以汉族为中心的，但在所谓汉民族辉煌的背后，我却常常想起那些离我们已经远去了的，而且永远都不会回来的已消失的古代民族，匈奴便是其中的一个。今天，面对那屡次来袭的沙尘暴，在那苦涩的土腥味里，更多想起的是他们在蓝天白云下的诗意牧场。我不想在历史的故事里重复那些很无味的故事，只想在我走过的路上追寻那些曾经属于强悍的影子。因而，在写这组文章之初，我的脑子里总是出现那个远巡西部的汉武帝，挥之不去，坚硬得像一块能伤人的石头。

## 宁夏以西：

民族、战争和生态话题





## 回中道：汉武帝与那条比丝绸之路还早的路

2000年去上海时，有一个朋友问我：“你们兰州是不是上班都骑骆驼啊？”听着他对兰州的如此不解，我无奈的回答只有一个字：“是！”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位朋友却乐得蹦跳了起来：“啊，从现在起去兰州骑骆驼成了我人生的一个梦。”

兰州、骆驼，骆驼、兰州，到底是骆驼吸引人还是兰州吸引人？虽说如今的兰州早已没有骆驼可供人们骑着上班了，但这个问题还是足足让我想了很久。

大约是从上海回来后的那个夏天，有一天我走在兰州的滨河路上，忽然就在兰州北大门的地方见到了骆驼！我眯着眼睛一点点地走近它，甚至听到了它在沙漠里的啸叫，当然，我还看到了它蓝汪汪的眼睛。

骆驼！我几乎是抱住了骆驼的一条腿，并且向那条硕壮的腿飞速地送去了一个男儿的吻。在牙齿险些被骆驼坚硬的骨头碰落一地时，我开始坐下来想，想远在上海的对兰州一点儿也不了解的朋友，想我身后的骆驼又是如何穿过戈壁、草地、大漠，走出那段长长的路，来到兰州的。

那时候，我眯着眼睛，目光向西，向西，一直向西。我听到我体内那份需要行走的愿望从睡梦里清醒了过来，一抬头就把我的心房撞得“嘭嘭”直响。在这声响的余韵里，我知道我注定又要再次远行。

于是，我在心里朝身后骑在骆驼上的人喊了一声：“张骞！”

这就是兰州，甘肃的省会，大西北的交通枢纽，中国陆地版图的几何中心，举世闻名的古代陆地丝绸之路的要塞重镇。这就是兰州，一个远行的人和他的梦，我身后的骆驼和骑在骆驼上的人，其实就是兰州人再也熟悉不过的雕塑：丝绸之路。

然而，我旅行的脚步并没有直接向西，而是向兰州东南方向找寻一条比丝绸之路更早的路——回中道。这时候，我的脑子里闪过的是一位不可一世的皇帝——汉武帝。

屈指一算，遥远的武帝时期，距今已有2000多年！当我透过史书中那些尘封的文字来揣摩这位皇帝时，才猛然发现，他并不像历史上的某些帝王那样，留给后世的仅仅是一个历史名词式的记忆。

汉武帝在位54年，如果把他至回中振兵释旅、祭后土、泰山封禅、东海寻仙访道计算在内，共计出巡39次。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一生政务繁忙、百事缠身的他，竟然到甘肃和宁夏达9次，包括至雍（今陕西凤翔）祭祀一次，到安定、北地郡二次，至甘泉（今陕西淳化）后又专门到安定郡一次。

关于西汉这位最富神秘色彩的天子之旅，朝野记述甚多。但他对西北的贡献却不在于他来过这里多少次。在正史之外，我们在细枝末节中仔细寻找，又找到那一个个鲜为人知的极富传说意味的故事。

从兰州出发，我们朝白银、靖远行进，路旁褐色的山脊诉说着北方土地的骄傲与

靖远,在明初成为明与北元的军事冲突地带。正统二年(1437年),因边防需要,设靖虏卫。清顺治元年(1644年),更名为靖远卫。雍正八年(1730年),改称靖远县,此后沿用至今。

但直到今天,仍有一些人称靖远为古会州,而这大概就要追溯到唐代了。《资治通鉴·梁纪》载:“唐分平凉之会宁镇置会州,又置乌兰县属也。”其时会州地界大约包括今靖远、景泰、会宁的大部分地区,以及今宁夏中卫的一些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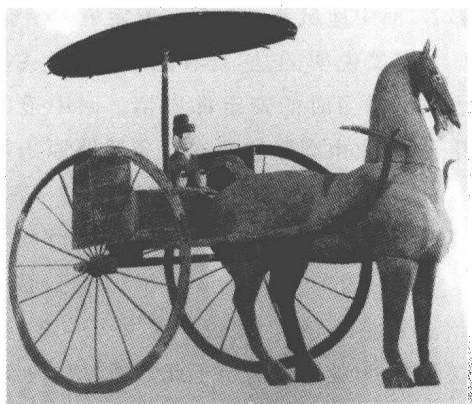
唐朝女皇武则天对靖远非常重视,她曾诏命陇右诸军大使娄师德在这里屯军垦田,开发建设这一丝路重镇。因为这个原因,物产丰富的靖远在当地有粟州之称。

但在中原王朝的历史上,最早把目光投向这里的却是西汉武帝。

史载,汉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汉武帝西巡并设祖厉县,即为今会宁县的最早建制。汉武帝为何设祖厉县?在今人看来,它并非出于单纯的行政目的。靖远“实控制三秦西北徼塞之要冲”,很明显,这里蕴含的当然是一种战略的眼光。

武帝西巡是否真的到过祖厉河?而当年的祖厉县治又在何处?

辞别平川区,我们过海原至固原。固原地处西安、兰州与银川的三角地带中心,系丝绸之路东段北道必经之地。这时,我们已深入宁夏腹地了。



武威出土的汉代木辚车

《诗经·小雅·六月》中说:“薄伐玁狁,至于大原。”玁狁是我国古代的一个少数民族。有学者认为,它与匈奴人有一定的渊源。正是这个叫玁狁的好战的少数民族,在固原(《诗经》中的大原)把周王朝弄得疲惫不堪。到了汉代,匈奴成为活动在固原至河西走廊间的少数民族中最强大的一支。与玁狁一样,匈奴也曾让中原的汉王朝恼怒不已。

史料记载,元鼎五年,汉武帝“始巡郡国”,北出萧关,猎于新秦中(包括今内蒙古河套以南、宁夏清水河流域、甘肃环县、陕西吴起县一带),随从“数万骑”。从中,人们不难看出帝王出巡的浩大阵势。而这个被太皇太后压抑了六年之久的皇帝,或许正是从狩猎中悟得了军事之道。

我们从固原绕道直奔平凉。这一路,我们走的大约就是史书中所说的回中道,而对于其具体线路,我们却一时难以说清。

回中,实际上早在秦时便有了。《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说:“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这里所说的鸡头山,指的正是崆峒山中的一座山峰。汉武帝于元封四年,下令修通回中道。

一直从事西北地方史研究的薛正昌研究员认为,“回中”的称谓与秦长城的蜿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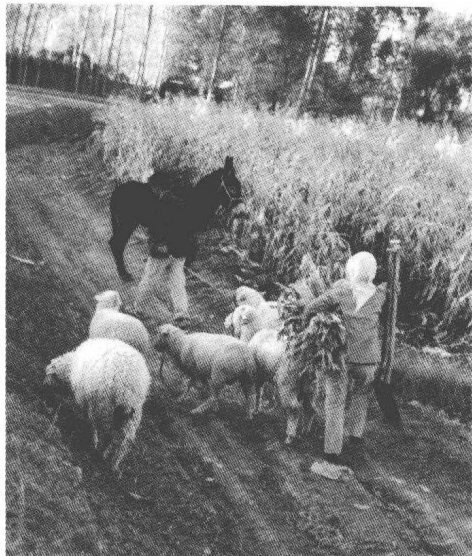


包罗有关。秦得义渠诸戎之地后，为防御匈奴，巩固边疆，便在北部边境线上筑起了一道长城，连接三郡；又沿长城自西向东设置了陇西、北地、上郡。秦长城西自陇西、临洮而北再折向东逶迤而行，其走向曲折迂回。“回”者，取其曲折蜿蜒之意。所以，从广义上来讲，长城以内的这些地方都可以泛称回中了。从狭义上说，在没有设置安定郡之前，回中介于陇西、北地之间，呈南北走向。汉武帝析置安定郡后，回中地域基本上都在安定境内了。

需要说明的是，现在的泾川、环县等地都曾属当时的安定郡所辖。回中道的开通，构成由固原往西安这条线路原始雏形的一部分。如果把秦直道说成是一条战备高速公路的话，那么回中道在后来所产生的经济与文化的效益则远远超过了秦直道。

元封四年(公元前 107 年)十月汉武帝下令修通回中道后，朝廷中有位叫贾山的官员曾上书：“秦为驰道于天下……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为驰道之丽至于此。”通过这段文字，人们不难想象，“道广五十步”、“厚筑其外”、“树以青松”的秦直道，已经非常接近我们今天封闭式的高速公路了。

今天的宝(宝鸡)中(中卫)铁路就是依回中道南段而建的。资料显示：宝中铁路通过几年的运营，火车运输的安全、舒适、廉价已被越来越多的平凉人所接受；同时，火车运载了成千上万的中外游客到崆峒山观光旅游，也带来一批又一批的开发商和投资者……



古“回中道”中平凉乡村一景

上之回所中，益夏将至。行将北，以承甘泉宫。寒暑德。游石关，望诸国。月支臣，匈奴服。令从百官疾驱驰，千秋万岁乐无极。

这首汉代饶歌《上之回》，说的就是当年修通回中道的盛况。

回中道虽比不上秦直道，但当初它毕竟与军事有关。汉武帝以后数次巡视安定、回中皆走此道，想必与秦直道相比，回中道也差不到哪里去。更为重要的是这条回中道的开通，为后来丝绸之路的开通奠定了基础。所以说，回中道事实上又是一条通往河西及西域的重要交通干道。即便在今天，人们依然可以看到当初开通这条道路的重要意义。

## 河西:历史上的农民军团与汉匈之争

在汉代,甘肃地区的绝大部分属于凉州。凉州除河西四郡、北地郡和陇西郡外,还有安定郡(原北地郡南部地区)、天水郡(原陇西郡东北部地区)、金城郡(郡治在今永靖县西北)等。汉代凉州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地方。由于地理环境和风俗习惯的不同,以乌鞘岭为界形成东西两大地区。东部的天水、陇西等地田野肥沃,山地间普遍生长着茂密的树林,居民都用木板建造房屋,使用铁制农具和牛耕,加上重视施肥和灌溉,谷物收成很好,畜牧业也比较发达。西部的河西四郡,土地辽阔,人口稀少,水草丰美,最适于发展畜牧业,所以牛马和羊群铺满了草地,堵塞了道路,是全国家畜最多的地方。凉州人由于身居边境地区,经常备战和参加战斗,所以非常勇敢,青壮年都善于骑射。朝廷选拔武士,常到凉州来招募。河西之民忠厚老实,民风淳朴,邻里相处融洽和睦,社会治安状况比内地还好。

从兰州出发,一路向西,不到四小时,武威这座历史名城便出现在我们眼前了。面对扑面而来的现代商业气息,我们已经很难想象它在汉唐甚或更早一些时候的模样了。透过史书中那些亘古不变的文字,我们剥去历史的尘埃,努力去进行一番别开生面的追寻。渐渐地,我们仿佛抓住了武威从远古走来时飘动在时空中的一角衣袖,我们听到了它在两千多年前的.心跳。

这里送走过张骞西行的身影,也留下过霍去病征战的足迹;但我们更愿意透过那身影和足迹,去追寻汉民族在此拓展的痕迹。

河西归西汉管辖后,汉武帝于公元前121年设置武威、酒泉二郡。公元前111年,又分两郡部分土地,设置张掖郡和敦煌郡。武威郡治在现在的民勤县东北,酒泉郡治在现在的酒泉市,张掖郡治在今张掖市西北,敦煌郡治在今敦煌县西。河西四郡共辖35县。此后,汉朝便开始向河西移民。这些移民实际上都是被武装起来的农民,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农民军团。

司马迁《汉书·武帝纪》载:“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远者三千,近者千余里。”从现在掌握的资料来看,从河套到甘肃西北部一带的屯田士卒有六十万之众,这也正式揭开了中国西部屯田史的序幕。

汉代徙民屯田,政府给予各种政策优惠,“徙民屯田,皆予犁牛”。没有收获之前,还“予冬夏衣廩食”。这些措施,在当时是有着相当大的吸引力的。



武威出土的汉木马



综合来看,河西移民来自全国各地。霍去病远征匈奴后,“有司言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武帝时,“山东被水灾,民多饥乏,……乃徙贫民于关以西”,与贫民同徙者还有一部分罪徒或戍卒家属及自愿移入者。专家估算,终西汉一代,河套徙民估计约百万。而与河套同步开发的河西地区也原有居民 28 万人之多。这样,一百多万人共同开发了河西地区。

移民到河西后按照军事编制进行管理。按其职责有田卒、守谷卒、河渠卒等。汉政府还设置了一系列的官职,如农都尉、护田校尉、候农令、守农令、劝农掾、仓长、仓佐等,以便于屯田管理。农民军团拿枪又种地的生活从此开始了。

农民一边劳作,一边又时时惦记着别在腰间的刀或插于地上的矛。这些被武装起来的农民,在帝国疆域的最前沿,已于浑然不觉中担负起了开发河西、保家卫国和接纳外来文化的使命。汉代也因此而牢牢巩固了边疆,创造了盛极一时的文化。

在武威,让人联想得更多的是秦汉时活跃于我国北方的少数民族——匈奴。《史记·匈奴传》是这样描述匈奴人的历史的:“自淳维(匈奴的祖先)以至头曼(匈奴人的单于),千岁有余,时大时小,别散分离,士能弯弓,尽为甲骑,其时宽则随畜射猪禽为生业,急时则人习战攻以侵伐。”从中也不难看出,移民河西的数十万农民军团,已很接近匈奴的习惯了——平时,耕作自给自足;战时,拿起武器参加战斗。匈奴对汉朝的进攻,河西移民往往首当其冲。农民军团需要时时防范来自汉帝国外的匈奴的进攻。

汉初对匈奴的战争屡屡失败。汉高祖时,为解白登山之围,首采和亲之策。于是,刘汉宗室的娇美公主,以和亲之名不得不西行远嫁。汉文帝时,匈奴赶走了生活在河西一带的大月氏,占据了武威和整个河西走廊,空前强大起来。但到了汉武帝时,这个雄才大略的皇帝再也不愿将帝国的和平希望寄托在女人的胸脯上了。于是,战争开始了。

史料记载,仅在河西地区,汉武帝向匈奴发动的战争就有十余次之多。其中最著名的一次,是霍去病于公元前 121 年指挥的河西战役,这一战给匈奴以沉重打击,汉朝收复了河西地区。

当年的河西之役,使匈奴远离了河西走廊。但游牧民族的离去,并不意味着游牧业在此的消失。决定性的因素不是某一类人,地理条件决定了游牧生活的产生与存在。《汉书·地理志(第八下)》中说:“地广民稀,水草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



酒泉公园的汉军将士塑像

饶。”这就是说，汉朝的农民军团在武威并不是完全从事农耕生产，而且还从事畜牧生产。否则，就不会有“凉州之畜为天下饶”的记载了。直至今日，在武威的一些山区，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一些人过着半定居的游牧生活。

表面上来看，这仅仅是一个农耕与游牧的问题。但实际上，它所蕴含的是有着不同生活习惯的两个民族之间的一种文化的交融：数十万农民军团不仅学会了放牧，而且还将中原的农耕文明带到了河西。一手拿枪，一手握锄，既是这片土地的开拓者、经营者，又是这片土地的管理者、保卫者。他们的存在巩固了西汉中央王朝对河西的有效政治管理，也促进了河西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并为丝绸之路的畅通创造了条件。这也正如著名学者余秋雨所说，一切军事角逐不过是文化冲突的表象罢了。



嘉峪关长城博物馆内丝绸之路上的外国商人蜡像

一路上，我们还能看到当年汉朝为防范匈奴而修筑的长城。一个多世纪以前，瑞典地理学家、知名探险家斯文·赫定经古老的丝绸之路，自新疆横穿甘肃全境，到达西安。他不无感慨地说，丝绸之路是连接地球上存在过的各民族和各大陆的最主要的纽带。旅途中，斯文·赫定看到了长城，并对其作了其极为精彩的描述：

它就像一条找不到头尾的灰黄色长蛇，伸展在大漠之中，它已经完成了保卫中原帝国抵御北方蛮夷入侵的历史使命。我们看到路边矗起的无数烽火台，它们是已逝去的辉煌时代的默然无声却又是雄辩有力的见证。烽火台一座接着一座，心跳一般有规律地隐现在道路的尘土和冬天的寒雾之中，似乎铁了心要和事物消亡的法则抗拒下去，尽管经历了多少世纪的沧桑，却依然挺立在那里。

斯文·赫定眼中的长城，是深刻而让人感动的；他对长城的描述，也是深情而睿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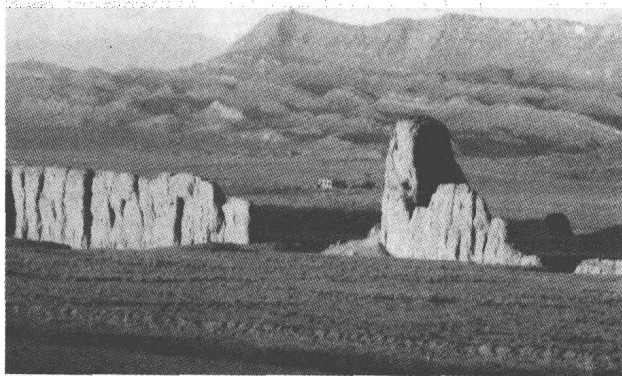
作为中国古代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分界线，长城两侧发生过的战斗难以数计。很多人将长城仅仅看成是一道军事防线，认为它的存在阻碍了城内汉族与城外各少数民族的交往，甚至将它视为汉族保守封闭性的象征。

今天，当人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些斗争时，就不难发现，它们实际上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一种碰撞、冲突与交流，进而形成两种文化传播交流和融合的历史。

## 民勤：屯兵移民与当下的生态问题

每一个到过河西走廊的人，都会为繁绿葱茏的绿洲激动，但也会为路边的许多荒原而感到可惜。当年的汉塞，也已经成为了一道土墙。然而，人们并不知道，2000多年前，河西走廊并不是今天这样，而是一个水草丰美的游牧之地。

祁连山的森林是含蓄冰雪水源的主要地方。森林覆盖面的大小，决定着河流水量的丰歉；而河流水量的多少，又关系着中下游绿洲的生存和周围沙漠的进退。以河西走廊的三大水系——石羊河水系、黑河水系、疏勒河水系为主的河西河流，大多呈南北走向，补给多是依



河西走廊的汉长城

靠祁连山的冰雪融水，在下游多注入沙漠，形成大大小小的内陆湖泊，进而形成星罗棋布的绿洲。汉代的屯田，大多在湖泊周围。因为有充足的水源保证，农业产出丰厚，戍边将士的物资补给，大多依赖于此。

从武威到张掖再到酒泉，整个河西走廊从汉代开始就是重要的粮食产地。研究表明，整个河西走廊地区当时共屯田40万亩。在严格的屯田制度管理下，我们前面提到的六十万农民兵团伐树建屋，修渠引水，拓荒播种，产出丰厚。《汉简校文》记载：敦煌存谷最多时达“万三千六十石五斗八升”。《居延汉简释文》卷二记载：居延存谷最多时是“万二千四百七十石三斗”。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的增多，至西汉末年，河西地区已成为国家重要的经济及行政区域。据《汉书·地理志》记载，酒泉郡当时属县有9个，人口7.6726万；张掖郡有县10个，人口8.8731万；敦煌属县6个，人口3.8335万；武威郡属县10个，人口7.6419万。但与此相反，北部如居延等地，由于垦荒破坏植被，加之后世战乱和水道改易等原因，导致沙漠南侵，人口稀少，至今仍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在汉人的影响下，匈奴也有了农业生产。卢绾、赵信、卫律、李陵等投降匈奴的西汉将领也开始指导匈奴人进行屯田，内地农业因之传入匈奴。《汉书·匈奴传》言，匈奴“连雨雪数月，畜产死，人民疫病，谷稼不熟，单于恐”。卫律为匈奴组织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兴农活动，“匈奴怨诸国共击车师，遣左右大将各万余骑，屯田右地，欲以侵迫乌孙西域”。这说明匈奴人也认识到屯田的重要性。

汉代的屯田活动十分成功，满足了戍边将士的物资补给，为节省国家财政开支，减轻社会经济负担做出了积极贡献。并且这个政策一直延续下去。唐代在西部地区推行的屯田制度，其发展规模和水平均达到或超过了历代对西部地区的开发。西